

BBC
BOOKS



莎士比亚是谁

IN SEARCH OF
SHAKESPEARE

他不是文学史上的符号，也不是电影中的翩翩情圣
但他的模样至今栩栩如生，生活经历与创作过程总是引人遐想

[英] 迈克尔·伍德 著

方凡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IN SEARCH OF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是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莎士比亚是谁 / (英) 伍德著; 方凡译.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11

书名原文: In Search of Shakespeare

ISBN 978-7-308-13847-5

I. ①莎… II. ①伍…②方… III. ①莎士比亚,
W. (1564~1616) — 人物研究 IV. ①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6691 号



莎士比亚是谁

[英] 迈克尔·伍德 著 方凡 译

责任编辑 周红聪

营销编辑 李录遥

装帧设计 八月之光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3.75

字 数 330千

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847-5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tmall.com>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根	7
第二章 国家的后代	25
第三章 教育：学校及校外	41
第四章 约翰·莎士比亚的秘密	62
第五章 婚姻与孩子	81
第六章 消失的岁月	99
第七章 伦敦：声名大振	115
第八章 诗人的责任	149
第九章 “地狱时光”	179
第十章 恋爱中的莎士比亚？	203
第十一章 莎士比亚的英国之梦	227
第十二章 梦想成真：环球剧院	243

第十三章	世界剧院	274
第十四章	爆炸、叛逆和密谋	322
第十五章	逝去的世界 崭新的世界	343
第十六章	友好的风暴	371
后记		400
延伸阅读		403
致谢		420
索引		428

序言

「时代的变革」

1563年冬天，就在威廉·莎士比亚出生前四五个月，他的父亲受镇议厅委托处理一件棘手的事情。约翰·莎士比亚在这之前是个恪尽职守的斯特拉福德治安官，如今掌管财务大权，负责整个镇的收支。在这一年中最昏暗寒冷的日子，他请了雇工，带上梯子、脚手架、石灰桶，前去拆毁镇里的宗教印迹：抹去镇政厅和学校旁的小教堂墙上中世纪的绘画。

在亨利王之前的时候，圣十字公会教堂一直都是斯特拉福德人民生活和行礼的中心。教会捐赠创办了语法学校，举办宴会、慈善活动，还经营着镇里的救济院。教堂墙上布满了花里胡哨的绘画，讲述着英国人民津津乐道的扎根在近1000年历史民族文化中的故事：有圣·乔治屠龙、君士坦丁大帝的幻象、圣海伦娜和真正十字架的发现

等。这些在 700 年前就出现在古英语诗歌中，那时收录在卡克斯顿出版的《金色传奇》中，这本书是首批用英语印刷的书籍之一。教堂门边墙上挂着描绘温和友善的当地女圣徒的画像，如莫德温纳，沃里克郡的当地居民常常去看她在 Burton-on-Trent 的那口圣井；还有对谋杀托马斯·贝克特事件的描述，乔叟已使他的伟大朝圣名垂千古了。在教堂正厅的拱门上方，是油漆过的木质基督受难十字架、圣架，在这后面是一幅很大的“最后的审判”壁画：基督端坐在彩虹上方，世界都踩在他的脚下，人类的灵魂或升入天堂，或降到地狱、炼狱，炽红的铁链缠绕着那些受到诅咒的人，两旁的七宗罪人和魔鬼吹着号角，手执大棒，象征威慑与慰藉、恐惧与极乐。

这些都是 16 世纪上半叶约翰·莎士比亚在童年和青年时期就耳熟能详的故事。和许多同时代的乡下人一样，他的思维世界是在传统的英国基督社会影响下形成的：遵循传统的农忙季节和宗教节日，以及随之而来的宴会和圣日。不过当时这些都被官方斥为无知的迷信。伊丽莎白女王统治初期，女王下令地方议会“抹除祈祷场所所有偶像崇拜和迷信的印迹，这样教堂和房子里的墙上、玻璃窗上就不会再有这些画像了”。斯特拉福德议员把这事整整拖了 5 年，现在可不能再拖了。不管约翰自个儿心里怎么想，他还是得负责把这些几百年来构建记忆世界的图像抹去。这是父辈熟悉而又热爱的东西，是將他和祖先及英国社会传统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广袤而引发共鸣的象征世界。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很容易想起破坏现代社会的宗教冲突，反对崇拜圣像者心中的怒火——这就是那个时候的英国。16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伊丽莎白的父亲亨利八世挑起了一场变革，英国从一个中世纪的天主教国家变成了现代的新教国家。亨利的改革源于他对安妮·博林的爱以及他急于和元配——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的欲望。一

场对至高无上权力的争夺战就此展开：谁才是这个王国里的最高权威？是国王还是罗马的教皇？这场争夺战以和罗马的决裂告终。英国和罗马之间的联系自 597 年圣奥古斯丁让英国人信仰基督教以来就牢固确立。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国王自己取代了教皇，成为英国教会的至高权威。亨利本想就此止步，可因为两件事情而事与愿违：一是 1536 年，亨利的财政出现麻烦，这就导致他篡取了英国信奉基督教以来就属于修道院的土地、建筑和财产。二是德国新教徒思想的涌入，德国的马丁·路德公然反抗教皇和国王，成为民族英雄。对于路德来说，通往上帝的路是基于《圣经》经文的个人良知，既不需要天主教堂也不需要其“迷信似的”教义，因为这些在他看来都是约束头脑简单的人的枷锁。修道院的解散和随之而来的新教改革使得英国权力发生改变，一个专制的国家从此诞生，新兴的拥有大量土地的阶层也因支持新的政体及其国教而获得利益。正是宗教、阶级冲突和内战等造成的动荡，促成了世俗的现代英国。

不过，在斯特拉福德这样草根阶层的小镇里，在约翰·莎士比亚成长的乡野里，直到 1547 年亨利八世驾崩时一切并无多大变化。在和罗马教皇决裂后不久，英国确立了用新教祈祷书的半新教、半天主教的国教。爱德华六世是亨利八世在第三次婚姻中和简·西摩的儿子，正是在他短暂的统治时期，真正的革命开始了。爱德华伪善、冷漠、刻板，他身边人们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都有政治企图。那个时候，摧毁修道院的火焰落在了所有的教堂和教会上，爱德华下令去除所有画屏、雕像和绘图。不过在很多地方，这种变化的步伐走得慢一些。1553 年，20 岁不到的爱德华驾崩，他的同父异母姐姐玛丽，即阿拉贡的凯瑟琳之女，坐上了女王的宝座。这个狂热的天主教徒的继位大受欢迎，但很快玛丽失去了公众的好感，因为她容不下任何异议。她

试图推翻亨利的革命，让时光倒转。在短暂的在位期间，由于在英国大范围迫害新教徒，她获得了“血腥玛丽”的绰号。在这场迫害中，有宗教分歧的英国统治者以上帝的名义犯下了种种恶行。

1558年玛丽去世，亨利的第二任妻子安妮·博林之女伊丽莎白继位。这个国家正处在新旧泥泞之中。伊丽莎白信奉新教，但并不狂热。这位荣耀、柔弱、受过伤害的君主孤注一掷，熬过了各种麻烦，和她的智囊们一起，着力让这个国家回到她父亲和同父异母兄弟的宗教改革之路上来。

再回到1563年冬天的斯特拉福德，20年不到的时间里人们经历了3次宗教改革。那时他们正要将中世纪的画像涂盖起来。这一切应该结束了：用伊丽莎白的话来说，这是历史的终结，或是历史的一个版本而已。至少那是当时政府的意愿。这座小镇正要将它的过去摆在一边，迈开步伐，走向一个勇敢的新教未来。它的后代，譬如约翰的儿子威廉这一代，将是伊丽莎白革新国家的忠实子民。

可是一切真的如此吗？人们都认为这次涂盖恰恰证明了斯特拉福德在那时就是一个新教小镇，约翰自己就是英国国教的顺民——还是一个狂热的顺民。仔细看看小镇的细微之处，就会发现还是有截然不同之处。斯特拉福德镇政厅和他们的财务主管实际上把所有的彩色玻璃都妥善摆放着，也拒绝卖掉精心绣制的牧师圣衣和服装。他们没有去碰墙上的画，想着总能侥幸逃脱处罚，甚至还将圣坛隔开，这样所有的画就不会被毁坏——1641年内战前夜，这些画都还保存完好。就是那些被涂盖了的绘画，也只是被薄薄地掩盖了一层，几百年后被发现时它们依然栩栩如生，完整无缺。因此约翰所做的一切是和1559年的强制令背道而驰的。画像只是草草地用石灰水刷了一下，1个小时左右就又恢复了原状，就像戴安娜的圣地，是老老小小天主教徒未

来的希望和日常的安慰。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恢复的，当然也是故意这样做的，毕竟那时在斯特拉福德没有人知道历史会走向何方。

我们故事的一开始，就是这样一个含混的寓言。粉饰之下掩盖的是什么？在下令遮盖、隐匿和掩饰的时代，其言语和行为背后掩藏的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和我们这位最伟大的诗人的生平相关，厘清了他家乡的父亲和邻居的故事。

这是一个人的生平故事，他所生活的年代贯穿了一个变革的时代——那时，不仅是英国，英国以外的广阔世界也在经历着重大的变革。在伊丽莎白最负盛名的一幅画像中，她站在一幅小小的英国地图上，一脚踩着牛津郡的迪奇雷——小国家大巨人。莎士比亚出生的时候，英国还是一个小地方，和当时伟大的文明王朝无法相比：印度莫卧儿王朝、伊朗萨法维王朝、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以及中国大明王朝。波斯沙赫王和印度莫卧儿王在他们那个时代标志性的画像中站在自己的版图上时，脚下的世界从中国一直延伸到地中海，将古老文明的中心团团环抱。而当时的英国，人口不到 300 万，是老套而又落后的欧洲边缘之地。不过随着历史的重心开始发生变化，随着亚洲古老文明被大西洋岸边的航海国家包围，英国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莎士比亚很幸运，他出生在这段历史的初期。如果早出生二三十年，出生在他父母的年代，他的思维就不会碰触到现代社会的挑战。要是晚出生几十年，他也不会接触到旧世界的观念，不会和英国及欧洲中世纪基督文明的想象世界有什么联系。也许就如我们现在所宣称的，莎士比亚是第一个现代人，是现代意义上的个性创造者，“人的创造者”，但他也同样是西方哥特基督教最后一个伟大产物。如果说伟大的作家是他们的时代造就的，那么出生在 1564 年确实非常有意思。

这些巨大的变化给莎士比亚时期的艺术家、诗人和思想家带来了创作资料，这是一个内战和弑君的年代。从宏观到微观，莎士比亚的作品贯穿了这些理念。新世界被发现了，旧世界逝去了。人民起义，君王被推翻，妇女要求与男子平等，黑人在英国拥有发言权。轮船周游世界，满载着人、香料和各种理念。土豆从天而降，有关拉普兰男巫、波斯王和出使爱斯基摩的故事四处流传。在塞拉利昂海岸，非洲权贵在一艘英国船上观看《哈姆雷特》，印第安公主宝嘉康蒂出席了伦敦的假面舞会。那时和现在一样，全球化就意味着理念的全球化。

最后一抹灰泥喷在基督的彩虹宝座上，沿着耶稣的脸滴下来，冬日的夜光洒在教堂街道上。工人把脚手架上的绳子解开，等着领工钱，好到布里奇街上的伯比奇小酒馆喝上一杯啤酒。约翰·莎士比亚在寒冷的教堂里跺着脚取暖。事情办好了，这件活儿和修理牧师家烟囱、修补大钟绳索一起记在了他一月份的账目上：“此为支付涂盖教堂画像的款项。”（多年以后，他的诗人儿子会写道：“抹去我们亲爱的救世主的珍贵画像。”）在1563年到1564年冬天的斯特拉福德，约翰·莎士比亚不知道未来的事情，但那时的世界正处在新旧交替之间，在结束和尚未结束之间。或者，如他儿子所说的，介于“垂死和新生之间”。

第一章 根

沃里克郡艾玛河畔的斯特拉福德是莎士比亚出生的地方——他出生于 1564 年 4 月——那是一个乡村市集小镇，离伦敦大约 100 英里——虽然距离上并不遥远，但精神领域的视野可就相差了一大截。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离此不远的维康比，黯淡的冬日阳光使得中世纪牛队经过时留下的沟壑更加清晰可见：那是莎士比亚时期英国大概的样子。从山脊的上方，就是他们说的风呼号着掠过山谷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艾玛河就像一道银色的丝带沿着北安普敦郡的山脉蜿蜒而行。北面是耕地，南面是阿登森林地带。斯特拉福德就在横渡河流的地方，两岸的特产在这里的集市上交换和买卖。就算把偏远的小村庄也包括进来，这个镇的人口也不到 2000 人，像样点的房子不过 100 幢。这个小地方比沃里克县还小，却是考文垂的市中心，随着 16 世纪中叶

的衰退日渐颓废下去。

那个时候，从伦敦到那里需要三天三夜。路况不好，偏僻的地方还有强盗出没。最安全的办法就是结伴同行，或者搭乘定期驮马队出行。每两个星期，斯特拉福德的运货队格林威，会把当地的货物运到伦敦去卖——乡村的特产，譬如亚麻衬衫、订制的手套、羊毛织品、奶酪和亚麻籽油，这只不过是融入伦敦市场的众多农产品的一小部分——大量供给首都市民消费。回乡的时候，他们会进一些奢侈品货物，对于沃里克郡的中产阶级来说，这些东西可受欢迎了。在类似剪羊毛节等乡村节日时，这些东西——枣子、白糖、大米、无花果、葡萄干和杏仁——也一样受欢迎。通过克洛普顿桥过河，回乡的运货队就在横渡河流口的市场那里的格林威院子里卸货，离亨利街上莎士比亚出生的房子只隔了几户而已。

莎士比亚家族及其先祖

一个人的生平要追溯到他或她出生以前。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都来自于家族，是家族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我们坐在妈妈膝盖上听到的故事；我们看到的家族成员劳作的样子；父母之间的关系；他们解决纷争或讲笑话的样子；他们对待劳作、游乐、生命、爱、社会上的成功与失败以及律法的态度。

威廉·莎士比亚的双亲都来自农户养殖家庭，世代扎根在沃里克郡乡间。和所有16世纪中叶的英国人一样，他们的家庭都经历了痛苦难忘的、因英国现代世俗资本主义社会而出现的宗教危机。有人说诗人出身卑微，恰恰相反，莎士比亚家是有抱负的中下层家庭——他们有钱，父亲后来还是斯特拉福德的镇长。不过，他的双亲

祖上都是农民，比不上那些拥有一幢农房、100 英亩地，还有马、牲口棚和牛群的自耕农。他们周边都是吝啬现实的人，靠双手劳动养活自己。莎士比亚的许多亲戚也还是过着那样的日子，姨妈琼和叔叔哈利终身都是农民。

莎士比亚的足迹不是从斯特拉福德开始的，而是在其北边一点，因为他父母都来自阿登森林地带的村庄聚集区。他母亲的姓就是阿登。沃里克郡的诗人喜欢把阿登称为英国的中心。今天，在伯明翰的南部和沃里克的西部，沿着轰鸣的 42 号高速公路两边，有零星的林地，在 16 世纪这片林地还是很可观的一大片。曾在这里打猎过的诺曼人将其称作“波德赛特”，即“美丽的自然之地”。这里和伦敦喧闹的街道是完全不同的地方，莎士比亚却在伦敦度过了自己大半的人生。

这是一个点燃梦想的地方，和那些出身都市或受过大学教育的同代人所著作品不同的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充满了花朵、树木和动物的形象。他的语言扎根于此——而不是被社会更加接受的伦敦方言或宫廷语言。莎士比亚说话带有沃里克郡口音，就像今天的伯明翰人：更像兰尼·亨利，而不是劳伦斯·奥利弗。高雅文化和上流社会的伪装是后来才有的，虽然在莎士比亚戏剧中那个沃里克郡男孩总是会背离自己的出身，却常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乡村的习俗和言语。实际上，他会特意用它来作为一个想象的世界呼应君王贵族的世界：那里有砸到手指甲的琼，冰冻了的木桶，带着羊毛、大米和枣去赶集的羊倌儿子。在成名很长时间后，莎士比亚仍然使用沃里克郡语言中特殊的语音拼写，这让他的伦敦印刷商大惑不解。他的笔下偶尔会冒出细察的内陆形象，用一些 20 世纪还在使用的方言文字，描述牛队经过时留下的犁沟的转弯处（“伸角地”）、八月末格洛斯特郡收割的小麦（“红

色拉莫斯”)、科茨沃尔德苹果(“红外套”和“茴香果”),或者孩子们用来吹口哨的草(“凯科斯”——至今在沃里克郡仍然使用这个词)。莎士比亚甚至在《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中描述埃及女王从亚克兴之战中逃出时用“微风”(牛虻)这个词描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意象:她就像是六月的牛,一碰到牛虻,就立马舞起尾巴,仓皇而逃。

这里“微风”和风没有关系,它是一个盎格鲁-萨克森词,在都铎王朝时期的内陆地区方言中使用,它指的是夏天烦扰着牛的牛虻。牛虻一来,牛就会马上抬起尾巴在空中挥舞,惊慌而逃。这种常识可是从牛津、剑桥或富贵人家得不到的。

莎士比亚语言中丰富的农民词汇在西内陆地区一直使用到今天。20世纪30年代,在科茨沃尔德还能听到莎士比亚表示头的“欧洲甜樱桃”,表示富有的“苍翠”,表示水池的“积水坑”,表示泄密人的“傻子”,表示马虎的“口水”,表示剩菜剩饭的“残屑”。而且,那里的农夫仍然在用“芦苇”代替“茅草”,用“编织”和“毛织”来代替“扎篱笆”。在康普顿阿戴尔村还有个75岁的农夫用“惹毛了”来代替“发火”,用伊阿古的“关门说话”来代替“轻声说话”。

诗人虽出生在一个小小的乡镇,他的祖先却还是农民。他们居住在波萨尔村附近,那里有古老的教堂和圣殿骑士团大堂。沿着格林街一直走下去,到处都是厚厚的灰尘和银色的桦树。穿过一处只在冬天才会泛滥的浅滩,会看见一幢红砖的农房,14世纪时奥迪奇的亚当住在那里。因为在战事中立功,国王奖赏了他这块土地。亚当的儿子将自己的姓改成“莎士比亚”,也许是意指他在战场上的表现^[1]。100年后,都铎王朝的奥迪奇还有莎士比亚家的人,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就

[1] 编注:莎士比亚的英文写法可拆作 shake (握) spear (矛)。

是这个家族延续下来的。

到16世纪时，莎士比亚家族在这片土地上发展壮大，他们居住的区域扩展到了4个村庄：罗英顿、罗科索、诺尔和帕克伍德，它们都有护城河环绕的会堂和古紫杉树围隔的教堂。帕克伍德的莎士比亚家族是威廉的父亲约翰的生意伙伴，很可能还是他的亲属。很有意思的是，历史学家拉斐尔·何林塞就是在这里作为私人管家度过了自己最后的岁月，1580年何林塞去世。莎士比亚用他的《编年史》（1577）作为后来历史剧的主要参考书，也许就是因为与何林塞本人早已相识？

历史感

每个家族都有自己过往的故事。放到现在，人们可能会围绕着旧盒子里的照片、服役勋章和剪报，谈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或经济危机。有件很特别的事表明，莎士比亚家族也是这样做的。1596年，威廉32岁，也出名了，他和父亲去伦敦，想为父亲争取盾形纹章以获得绅士的地位。在英国皇家纹章院卷宗中，仍可以找到他们的申请，那是一份有官员批注的申请书。莎士比亚声称，他的一位英勇祖先效忠亨利七世，获得过嘉奖，还有“封地和房产”。指的应该就是战场立功一事：威廉的祖先曾在1485年波斯奥斯原野地区为都铎王朝的亨利打仗，对抗理查三世。

也许这些纯属想象，只不过是一个不断絮叨着的家族神话。也许这个故事是真的，从祖辈那里听来，或者由床底下盒子里翻出来的破烂的有国王签名的旧地契上联想而来。虽然没有人去追溯过这位特别的祖先，但他很可能是来自巴尔萨的托马斯·莎士比亚，和妻子阿丽

莎一起在 1486 年加入了诺尔教堂的富人公会并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也许托马斯曾服过役，是当地贵族的随行人员，胜仗之后获得了一小块土地，而这块土地是没收自理查和他的支持者在沃里克郡的不动产。不过，重要的不是故事的真假，而是家族传统。这个故事口口相传，直到 1596 年的这一天才匆匆记下。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这段历史——实际上也是国家历史——是莎士比亚家族史的一部分。

成年后的莎士比亚着迷于英国和英格兰历史：过去 200 年里贤明和昏庸君主的国家叙事，君主的圣洁，正义和权力、政权和良知之间的斗争，穷人和权贵之间的联系，爱国主义的构成，等等，这些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在伊丽莎白时期，国家叙事是为了留下记忆，因为历史总是一再被彻头彻尾地重写。莎士比亚早期的名声不是源自喜剧或悲剧，而是历史剧。

历史的重要性有很多方面。它构成了我们的身份，给予家族和社会生活真实感，为我们创造了分享过去的感觉，还构成了我们的正义感。莎士比亚家族的格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一切出于正义。”不过这句格言似乎是威廉为了给家族和祖先做个综述，为了见审核官员而杜撰的。

宗教源泉：阿登社团

在伊丽莎白新贵和旧绅士之间的冲突中，沃里克郡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心。在这些地区推行伊丽莎白新教革命的执法者是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和当地很有影响力的新教推行者查理·寇特的露西家族一样，达德利也是个外来户。像阿登家族这样的旧式家庭，即诗人母亲这一族的，是天主教徒，他们怨恨达德利和他的党羽势力。阿